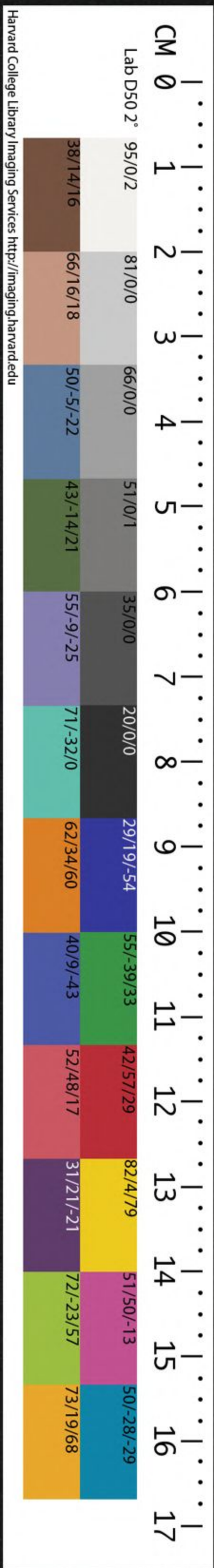


T2516/7928(4)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04



卷
九八七

史
回

史緯卷七

史記七

世家

孔子

公羊傳襄
公二十一
年十有一
月庚子孔
子生查十
一月無庚
子而穀梁
傳以為十
月庚子案
十月庚辰
朔庚子二
十一日也

孔子生魯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娶顏氏女禱於尼丘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而首上圩頂因名曰丘字仲尼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誠其子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其祖弗父何有宋不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

傳厲公、秋、揚、公、自、立、與、此、不



史記卷之七

或言孔子
庚戌年生
二十一年
係已酉非
庚戌路史
又以爲二
十二年十
月庚子乃
二十七日
定爲今之
八月二十
七日去聖
已遠亦不
得其詳也

史經
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饋於是粥。於是糊。余口其恭如。定吾
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送者
歟。吾卽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南宮敬叔往學禮焉。
孔子長九尺。有六寸。嘗爲委吏。料量平。嘗爲司職吏。畜蕃息。
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子之一乘車。兩馬。
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見老子。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
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
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大。危其
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
己。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昭公二十一年。孔子年三十

子取百
三季以爲
孔子之言
可也

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
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
羖大夫。起纍繼之中。授之以政。以此觀之。雖王可也。景公說
昭公出居乾侯。魯亂。孔子適齊。景公將以尼谿封孔子。晏嬰
曰。孔子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景公曰。吾老矣。
不能用也。孔子反乎魯。昭公卒于乾侯。定公立。孔子不仕。退
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九年。
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
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
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

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十年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定公且以乘車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會齊侯夾谷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旄旌羽旆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却之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

說得是

子有回
門之相
有由聖
之將也

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朱儒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

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于是齊侯乃歸所侵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十三年孔子言于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母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

樂頌下伐之費人北不狃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公圍成弗克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三月朔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欲受乃與魯君爲周道游往觀曰子路曰夫子可

小人哉

以行矣孔子曰魯今日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孔子遂適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孔子狀類陽虎匡人遂止孔子五日然後去孔子反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

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聲璆然。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招搖市過之。孔子去衛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居陳三歲。陳常被寇，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公良孺子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鬪而死，鬪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

盟也，神不聽，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於是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旣不

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靈公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夏，魯桓釐廟燔，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已而果然。秋季，桓子

桓子亦能
海邊所以
爲名可之
止惜也好
德不如好
色耳

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子康子曰：我卽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康子代立，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誰召而可？曰：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孔子自陳遷於蔡，楚昭王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大夫危矣。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

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

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道既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千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

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
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
止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魯哀公六年也。
十一年，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
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
何如人哉？曰：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至於非道，雖累千
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曰：欲召之，則毋以小
人間之，則可矣。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於仲尼。仲尼辭不知，
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會季康子以幣迎孔
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然魯終不能

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是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孔子
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
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
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
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
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
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
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傳繫象，說卦
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

復三代之
中此素王
大業也

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

罪丘者，亦以春秋。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嘆歌曰：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殷人也。後七日卒。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心喪，相訣而去，哭盡哀。惟子貢廬於冢上，三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

史記顏淵少孔子三十歲顏淵三十二而卒則孔子時六十二歲云鯉也死伯魚若五十而卒則孔子十一歲生鯉乎史之歲年多不能得其詳類此

二失字語意不同

香之始
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子思作中庸子思而下代有傳人云孔子曰弟子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三十歲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閔損字子騫冉耕字伯牛冉雍字仲弓冉求字子有仲由字子路卞人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宰予字子我端木賜字子貢衛人言偃字子游吳人卜商字子夏顓孫師字子張陳人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狀貌甚惡孔子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宓不齊字子賤原憲字子思孔子卒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何也故朱注不言孔子弟子

原憲居草澤中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迴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曰吾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終身恥其言之過也公冶長字子長齊人南宮括字子容公皙哀字季次曾歲字皙顏無繇字路商瞿字子木魯人孔子傳易於瞿高柴字子羔漆雕開字子開公伯僚字子周司馬耕字子牛樊須字子遲有若公西赤字子華巫馬施字子期梁鱣字叔魚顏幸字子柳冉孺字子魯曹卹字子循伯虔字子析公孫龍字子石冉季字子產公祖句茲字子之秦

箴應作箴

祖字子南、漆雕哆字子斂、顏高字子驕、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商澤、石作蜀字子明、任不齊字選、
 公良孺字子正、后處字子里、秦冉字開、公夏首字乘、
 奚容箴字子皙、公堅定字子中、顏祖字襄、鄆單字
 子家、句井疆、罕父黑字子索、秦商字子丕、申黨字
 周、顏之僕字叔、榮旂字子祺、縣成字子祺、左人郢、
 字行、燕伋字思、鄭國字子徒、秦非字子之、施之常、
 字子恒、顏喟字子聲、步叔乘字子車、原亢籍、樂欬、
 字子聲、廉絜字庸、叔仲會字子期、顏何字冉、狄黑、
 字皙、邾莒字子欽、孔忠、公西輿如字子上、公西箴、

字子上、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
 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
 禮器、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
 至於賢人眾矣、當世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學者宗之、自
 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孔子世家見論語者多刪去如堯舜紀之刪其見于書者
 也其不見見論語者又恐附會不實今錄其雅馴者存之篇

陳涉

陳勝字涉、陽城人、勝少時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而歎曰、苟
 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
 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秦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戍漁

史記卷之七

史記卷之七

七

陽九百人勝與陽夏人吳廣皆爲屯長至蘄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勝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今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尙在今誠以吾衆詳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天下唱宜多應者廣以爲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勝廣喜念曰此教吾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

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以忿尉令辱之以激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奪而殺尉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口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勝自立爲將軍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攻蘄蘄下行收兵北至陳兵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入據之號召三老豪傑會計事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且監臨天下諸將非爲王不可願將

軍立為楚王勝乃立為王號為張楚諸郡縣苦秦吏暴多殺其長吏以應勝乃以廣為假王監諸將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徇趙魏人周市徇魏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陳人周文嘗為項燕軍視日勝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破之周文自到武臣至邯鄲自立為趙王勝怒捕繫武臣家室欲誅之柱國蔡賜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勝從之武臣遣韓廣將兵北徇燕燕豪傑謂韓廣曰楚趙皆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王韓廣曰

兵權亦

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強不敢害趙王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乃自立為燕王趙奉燕王母歸之周市北至狄狄人田儋自立為齊王反擊周市市還至魏立魏咎為魏王吳廣圍滎陽弗能下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秦軍且至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事恐敗因相與矯陳王令誅吳廣獻其首於勝勝因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臧西與秦軍戰於敖倉臧死章邯進兵擊陳西軍勝出戰軍破臘月勝之汝陰其御莊賈殺勝以降秦王凡六月而死勝將軍呂臣攻殺莊賈秦嘉乃立景駒為楚王使公孫慶使齊欲并力擊秦軍齊王曰聞

頁羽世家
始好接去

陳王戰敗不知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
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會項
梁擊走景駒立懷王孫心為楚王初勝為王其故人嘗與庸
耕者聞之乃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不為通勝出
遮道而呼涉勝乃召見載與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願
涉之為王沈沈者客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或曰客愚無
知顓妄言輕威勝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勝者勝
用朱房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以苛察為忠勝信用之諸將以
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
亡秦勝葬於碭謚隱王高祖時為勝置守冢三十家至今血

食

項羽

史記以羽列本紀太尊漢書人
列傳又似屈之故列之世家云

項籍字羽下相人初起兵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即楚名
將項燕也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之籍曰書
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乃
教以兵法籍大喜畧知其意又不肯竟學梁嘗殺人與籍避
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嘗主
辨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秦始皇帝東游會稽
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
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二寸力能扛鼎才氣過人秦

二世元年陳涉起會稽守殷通召梁計事梁曰方今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守曰聞夫子楚將世家惟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出戒籍持劍居外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籍遂拔劍擊斬守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十百人府中皆讐伏梁乃召故人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辨以故不任公衆皆服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秦二年召平爲陳勝徇

廣陵未下聞陳勝敗走秦兵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上柱國令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欲與連和俱西陳嬰故東陽令史居縣素謹信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乃請陳嬰欲立嬰爲王異軍蒼頭特起嬰母謂嬰曰我爲乃家婦聞先故未曾貴今異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謂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乃以兵屬梁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梁聞陳王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

懷王已死
孫心生而
日懷增梁
不學之故

往焉居鄆人范增年七十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走蠡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梁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章邯既殺齊王田儵於臨淄儵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沛公與羽攻定陶未下去西畧地至離丘又大破秦軍斬李由梁再破秦軍益輕秦有驕色宋義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

之梁弗聽乃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死章邯已破項梁軍以為楚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計事而說之因以為上將軍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北救趙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兵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乘

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闢秦。趙夫被堅執銳，我不如公。坐籌運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皆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餓。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并力攻秦。乃曰：乘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秦強，何敝之承？吾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讐

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為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兵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羽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惴恐，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

由是爲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章邯軍棘原羽軍漳南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不見欣恐還走至軍日事無可爲者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阮馬服攻城畧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年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佞諛日久今事急恐二世誅之欲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南面

稱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羽約約未成羽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與秦戰羽悉兵擊秦兵汙水上大破之章邯復使人見羽欲約羽糧少聽其約乃與期洹水南殷墟上已盟章邯見羽流涕爲言趙高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軍中漢元年羽將諸侯兵行畧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秦吏卒尙衆心不服羽夜擊阮秦軍二十餘萬人至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聞沛公已定咸陽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亞父范增說羽擊沛公饗士期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沛公因伯自解於羽明日沛公從百餘騎

趙卒于
長平亦阮
卒於新
報應可

至鴻門謝羽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却項王曰此沛公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因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曰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

請入與之同命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王按劍而跪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驂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斝肩則與一生斝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斝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

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

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楛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居數日羽引兵屠咸陽殺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項王聞之烹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

地羽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顯主約？」羽陽尊懷王爲義帝，徙之長沙，乃分天下以王諸侯。羽與范增以沛公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章邯、司馬欣、董翳以距塞漢道。」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田榮聞羽立田都爲齊王，大怒，迎擊都，都走楚。榮自立爲齊王，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使人說田榮請資兵以擊趙王張耳，榮許之。餘悉發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

趙王歇，反之趙。趙王立餘爲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使張良徇韓，乃遣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趙反書遺項王，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漢二年，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于郴，羽至城陽，田榮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被殺。羽遂燒夷齊城郭室屋，盡阬降卒，係虜老弱婦女至北海，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橫收齊亡卒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畱連戰未能下，以故漢王得劫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入彭城。項王聞之，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東至彭城，晨擊漢軍，漢軍皆走，逼之穀泗水。漢卒南走山，楚追擊至靈壁，東睢

水上爲楚所擠，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漢王與數十騎遁去。道遇孝惠魯元，載與俱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面擁樹馳，卒得脫。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反遇楚軍，楚軍遂以歸。項王常置軍中爲質，漢王稍收散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因築甬道，取敖倉粟。三年，項王擊絕漢甬道，漢王乏食，請和。項王欲聽之，范增曰：「漢易與耳，今弗取，後必悔之。」項王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與陳平金四萬，劬以間楚君臣。項王以故疑范增，稍奪之權。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於是漢將紀信詐爲漢王出降，以誑楚軍。

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從西門出，漢王西入關，復收兵，還出宛葉間。項王聞之，卽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淮，破殺楚將薛公于下邳。項王乃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軍成臯。項王已破走彭越，引兵進圍成臯。漢王獨與滕公出北渡河，從張耳、韓信軍，使劉賈將兵渡白馬津。佐彭越破楚軍，燕、郭西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項王聞之，謂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卽漢欲挑戰，慎毋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於是引兵東。四年，項王擊陳留，外黃不下，數日降。項羽悉令男子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

取天下豈一人之力哉
項羽自用故敗

若十五則開口不得矣

亦無可奈何爲此語
耳
到底得項伯力

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
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之乃赦當阬者漢果數挑楚
軍戰大破之復入成臯項王聞咎破引兵還與漢俱臨廣武
而軍相守數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爲高俎置太公其上
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若北面受命懷
王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乃翁幸分我一杯羹項王
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殺之
無益祇益禍耳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
項王謂漢王曰天下洶洶徒以吾兩人願與挑戰決雌雄毋
徒苦天下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項王

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
殺之項王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項王瞋目叱之
樓煩目不敢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於是項王漢
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項王十罪項王怒伏弩射漢
王漢王傷走入成臯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而韓信已
破齊殺龍且且欲擊楚矣漢王使侯公說項王與約中分天
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東者爲楚歸漢王父母妻子已約項
王解而東五年漢王背約進兵追項王與齊梁諸侯大會項
王壁垓下兵少食盡漢帥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王夜聞漢軍
四面皆楚歌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

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乃悲歌忼慨自爲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闕美人之和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遂上馬麾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夜直潰圍南出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復引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項王自度不能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

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斬將刈旗乃後死於是引其騎因四隕山而爲圍陳外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楊喜爲郎騎追項王項王還叱之喜人馬俱驚碎易數里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遂引東至烏江烏江亭長艤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乃天亡我何渡爲且籍

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無愧于心乎。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乃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戰。獨項王所殺漢軍數百人。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剄。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相殺者數十人。楊喜。呂馬童。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爲列侯。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持項王頭示魯。魯乃降。始懷王封項籍爲魯公。及其

死。魯最後下。漢王乃以魯公號。葬項王於穀城。爲發喪。哭臨而去。諸項氏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蓋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豈其苗裔耶。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蠶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闕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輕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不自責過失。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史記八
 伯夷叔齊
 伯夷傳首引由
 光以讓位同也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
 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
 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
 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
 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
 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

史記八

史記八

列傳

伯夷叔齊

伯夷傳首引由光以讓位同也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
 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
 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
 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
 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
 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

史記卷之八
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以余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糲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稱數也。余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

水仁得仁
義齊之志
也

耶非耶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而
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
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
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
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
人作而萬物睹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
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
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
於後世哉

管仲

由光之類
是也

管仲字夷吾穎上人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已而
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公子
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
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
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
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
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
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
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旣進

看來管仲
亦本老子

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

有三歸反玷，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

晏平仲嬰者，萊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吾聞君子諄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

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繼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闕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旣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老子

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楚苦縣人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

朽矣獨其言在耳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謂弟子曰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之學以自隱無名爲務見周之衰廼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廼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列禦寇鄭人問道於關尹子隱居鄭圃四十年無知者著書行於世劉向曰列子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多寓言與莊周相類

莊子

莊子名周，蒙人也。嘗爲蒙漆園吏。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剝，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汪洋自恣，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終身不仕，以快其志焉。

申不害

申不害，京人也。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韓非

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

法。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
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
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說難
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
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決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
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
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
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
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
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

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
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
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
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
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他故。說者與知焉。則
身危。強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
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
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徑省其辭。則以爲不
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以爲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
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

韓○作○矜

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智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槩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智焉此所以親近而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百里奚為傭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迂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

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乃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啗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

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其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

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司馬穰苴

司馬穰苴，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交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闕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景公許之，使莊賈

往穰苴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
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
戚左右送之畱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
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
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畱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
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
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
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
何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
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

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
馳今使者馳云何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
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
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
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
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
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
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
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尊穰苴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
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

穰苴行師
此立爲
法不虛

苴發疾而死田氏由此怨高國等及田常弒簡公盡滅高國之族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諸侯朝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孫武

孫武齊人也以兵法見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

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旣布乃設鈇鉞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旣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趨使使下令曰寡人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旣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

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
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
侯孫武旣死後百餘歲有孫臏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
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爲魏王將軍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
使召孫臏臏至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
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
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
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
臣能令君勝田忌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
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

彼下駟旣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千金於是
忌進孫子于威王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請救
于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
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
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撻批亢擣
擊、通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于外
老弱罷于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
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敵于魏也田忌從
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于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
攻韓韓告急于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

之去韓而歸齊軍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故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而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傍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令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

到曰遂成豎子之名齊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

吳起衛人也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起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攻齊大破之或惡吳起曰起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學兵法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

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于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文侯卒，起事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昔夏桀之居左河

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武侯曰：「善。」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起曰：「此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于子乎？屬之于吾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田文旣死，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

假悍妬尚
可逐大將
况真悍妬
乎

吳起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謂武侯曰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曰奈何君因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畱心則必受之無畱心則必辭矣君因召起與歸令公主怒而辱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于是吳起果辭武侯疑之吳起懼得罪遂去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而楚之貴戚盡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起之徒因射殺吳起太子立盡誅殺吳起者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

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臏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于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捐冗宦廢疎族是也然習之已久忽被捐廢彼必以爲刻暴故行政當以漸也

伍員

伍員字子胥楚人也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無忌不忠于太子平王使無忌爲太子取婦于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無

忌既以秦女自媚于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王卒而太子立殺已，乃讒太子建。平王使建守城，父備邊兵。無忌日夜讒太子曰：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爲亂矣。平王召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平王怒，囚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于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王謂伍奢曰：能致汝，一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爲人仁，呼必來。員爲人剛戾，忍詢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

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二子至，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讐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耻，俱滅無爲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耳。汝能報殺父之讐，我將歸死。尚就執，伍員遂亡。奢聞員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并殺奢與尚。員聞太子建在宋，往從之。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奔鄭。鄭人殺建，員與建子勝奔吳。到昭關，昭關人欲執之。員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至江，江上有一漁父，知伍員之急，乃渡之。伍員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

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員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員行未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吳，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吳使公子光伐楚，拔鍾離，居巢而歸。伍員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爲戮于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讐耳。楚未可破也。」伍員知公子光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于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于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立爲後，是爲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襲楚，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歸，吳國內空。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既

立得志，乃以伍員爲行人，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伯州犂、州犂之孫嚭，亡奔吳。吳以嚭爲大夫，闔廬三年，與師與伍員伯嚭伐楚，拔舒。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九年，闔廬悉興師與唐蔡伐楚。楚昭王出奔吳，王入郢，始伍員與申包胥爲友，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員求昭王，不得，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伍員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于僂死人，此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員曰：「爲我謝申包胥，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

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矣。」乃遣車五百乘救楚。六月，敗吳兵於稷。吳王乃歸。楚昭王復入郢，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都。當是時，吳以伍員、孫武子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後五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敗吳於姑蘇，闔廬病創死。夫差立，以伯嚭爲太宰。二年，伐越，敗越於夫湫。越王句踐乃以餘兵五千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員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

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吳興師伐齊。員諫曰：「句踐食不重，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大敗齊師於艾陵，遂破鄒魯，以歸。益疎伍員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伐齊，越王句踐用子貢之謀，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旣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其計。伍員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也，今信其浮辭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願王釋齊而先越。」吳王不聽，使伍員於齊。伍員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

齊鮑牧而還報吳太宰嚭因讒曰伍員爲人剛暴少恩恐爲深禍前日王欲伐齊員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員耻之乃反怨望今王又復伐齊員專懷強諫沮毀用事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王今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員輟謝詳病不行王不可不備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爲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爲先王之謀臣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員屬鏹之劍曰子以此死伍員仰天嘆曰嗟乎讒臣爲亂矣自王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今乃反聽讒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

棒令可以爲器而抉吾眼懸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城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吳王旣誅伍子胥遂伐齊不勝而去其後三年吳王大會諸侯於黃池越王句踐襲殺吳太子破吳兵吳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句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初子胥所與俱亡故太子建之子勝在吳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曰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鄢號爲白公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請伐鄭楚令

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何以爲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爲也後勝與石乞襲殺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刳之王如高府石乞從者屈固負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宮葉公聞白公爲亂率國人攻白公白公敗亡走山中自殺而虜石乞問白公尸處不言將亨石乞曰事成爲卿不成而亨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亨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也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

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與夷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士丈夫孰能致此哉

商鞅

商鞅衛之庶孽也姓公孫氏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爲中庶子痤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痤屏人言曰王卽不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痤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

「欲子用之地」

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鞅聞秦孝公下令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鞅復見孝公，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

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疆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放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疆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

其或靈胡
耳
見畧後詳

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

未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期年、秦民言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

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爲大良造居三年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剗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卽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

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使衛鞅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旣相距衛鞅遺魏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衛鞅旣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爲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

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欵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

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權，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闕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

如此亦恐不免蓋歎之剔度點真怨已難解矣

露尚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之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強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爲發邑兵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車

囊以徇遂滅其家

樗里子

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也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爲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藺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匄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爲嚴君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以樗里子甘茂爲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爲周說楚王曰智伯之伐仇猶遺之廣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

史記卷之八
里子以車百乘人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強弩
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
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樛里子又益
尊重昭王七年樛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
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樛里疾室在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樛
里故俗謂之樛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
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樛里

史記卷九

史記九

列傳

蘇秦

蘇秦雒陽人東事師於齊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
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
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
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
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爲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
年以出揣摩曰此可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

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惠王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餘歲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噶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

軍軍於東垣矣渡噶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趙南近齊齊趙強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願奉教陳忠之日久矣奉陽君妬君不得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

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不安。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強於趙。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

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妓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而畔秦。今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剗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

侯有不如約者。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秦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胸，近

扶郎決吸
看也芮繫
層綬

者鏑奔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罇，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雁。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扶，吸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蹶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

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鞦韆音橫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臣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今乃聽羣臣之說而欲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夫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非忠臣也願大王熟察之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

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且夫

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計過也。今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

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因說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涇塞郟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強則秦弱。秦強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

成則秦帝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及人以入于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蘇秦談卒辭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于玉薪貴于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於

遂爲抽客
藉口

是六國從合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安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人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木之上方

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共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燕文侯卒太子立是爲易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

豕者爲其雖偷充腹而與飢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卽秦王之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與強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雁行而強秦敝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卽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讐而得石交者也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蘇秦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

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却齊之
兵而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
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
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
于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
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
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于外王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
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
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
千里而行進取于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

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
却齊之強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于上者也燕王曰若不
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
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
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
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
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
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
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善遇
之易王母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

亦忠信乎該死

蘇秦不之齊木必至死雖秦之自取亦天道也

謂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於是蘇秦詳為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敵齊而為燕、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于市、曰、蘇秦為燕作亂于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于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報仇也、弟蘇代、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其術、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釋鉏耨而干大王、臣聞明主務聞其過、不欲聞

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讐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讐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讐、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志驕、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長城鉅防、

足以爲塞、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爲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爲塞、異日濟西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于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于天矣、乃使一子質于齊、蘇厲因燕質子、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爲謝、已、遂委質爲齊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于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

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讐強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不加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復殘強吳而霸天下、此皆

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爲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取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帝。趙爲中帝。立三帝以令于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

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躡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卑危。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主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潛王出走。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詭者言也。蘇代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之

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爲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銜敝而不售順而無敗售而不敝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詘者耳王曰善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

爲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一日而莫不盡搖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行卷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鉞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

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鄆阨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鄆阨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鄆阨適齊者曰以宋

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代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

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秦輩原非正人，但使六國約從不事秦，乃其功也。兄弟皆以燕爲始終代止，燕王不入秦，有造於燕功罪固不掩也。

張儀

張儀，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醒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相約從親，恐秦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于

是之趙，求見蘇秦。蘇秦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以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

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我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夫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寒泉子曰：「夫攻城墮邑，

講使武安子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車王曰：「諾。十年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請復善魏，乃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以張儀爲相，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旣而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聽。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秦復欲攻魏，先敗韓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

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

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魏哀王乃倍從約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王大說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遂取丹陽漢中之地後秦要楚欲得黔中地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不

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是且甘心于子張儀曰秦強楚弱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也遂使楚楚懷王囚張儀將殺之張儀所善靳尚謂夫人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于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者爲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爲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於懷王懷王乃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以一詐僞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

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微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

韓弓當秦
焉如何
文佳

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跽跼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探前跋後，蹄間三尋，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裊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烏獲之與嬰兒，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註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死，非王之有也。故為大王計，莫如為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事秦而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

秦非能盡
伐六國也
能據諸侯
以伐諸侯

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趙，南有韓與梁，地廣民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強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河外，趙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

故六國畏之

以大王之力猶言托其庇護之詞

清河指博關臨菑卽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已。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乃許張儀。張儀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于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涓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爲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欲反齊國，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

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于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于河外，一軍軍于澠池，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而四分其地。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于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許張儀。張儀北說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與代王飲酒，酤廚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夫

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王事秦，趙必不取妄動。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願大王孰計之。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張儀。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畔。衡復合從，張儀懼，誅乃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與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與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乃使人謂齊王曰：『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乃是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矣。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信儀於秦王也。齊王乃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太史公曰：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儀能全其身此勝蘇秦處

肖之身之梁。齊必與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與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乃使人謂齊王曰。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乃是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矣。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信儀於秦王也。齊王乃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太史公曰。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陳軫去來
明白非儀
蔡所及

陳軫

陳軫者游說之士。楚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為秦使。齊王曰：「為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為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畫地為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而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

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于楚。此為蛇添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于秦王，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情輸楚，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召陳軫謂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為子約車。對曰：「臣願之。」楚曰：「儀以子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宜安之也。」軫曰：「臣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與楚否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詭其長者，長者詈之，詭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詭

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曰取長者客曰長者言汝少者和
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
則欲其爲我言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爲人
臣而以國情輸楚楚王必不畱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軫
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辨士也熟
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
楚則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行道之人皆知之昔
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曾參孝其親天下皆願以爲
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
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爲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

之乎惠王以軫爲誠遂善待之居期年秦惠王相張儀陳軫
奔楚楚使陳軫使於秦韓魏相攻秦惠王欲救之陳軫適至
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曰王聞夫越人
莊烏乎莊烏事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烏故越之鄙細人
也今事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侍御官謝曰凡人之思故在其
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
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
期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
爲子主計之餘爲寡人計之陳軫曰亦嘗有以卞莊子刺虎
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

凡必軫去
是之魏時
事

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
有雙虎之名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
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
何異也惠王曰善其後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
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
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
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
遞相罷弱兩歸其國于秦。此臣之所以為山東之患也。天下
為秦相割秦曾不出刀天下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
智而山東之愚邪。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

痛切

三晉欲
合三晉
晉合是
晉自合

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
死。虜今韓梁之日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
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
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山河。而東攻齊。南面而孤楚。韓梁
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
矣。復為兄弟。約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
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
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為齊
憂也。齊王乃以兵合於三晉。陳軫去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
王曰。軫猶善楚。為求地甚力。左爽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

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為資，而得復楚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于楚。楚王喜，復召之。史不載軫所終

公孫衍

公孫衍，魏之陰晉人，仕魏，官犀首。與張儀不善。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後罷相。陳軫使於齊，過魏，欲見犀首，犀首謝。

卷之九

弗見。軫曰：吾為事來，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為好飲而無事？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公曰：奈何？曰：魏王使李從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令人召臣，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無久。旬五之期，王必許公。公因明言曰：臣急使燕趙約車為行具，犀首從之。燕趙客聞之，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犀首必

史緯 卷之九
欲寡人，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爲不可。今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今言破趙，太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之謀困也。夫構難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予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田盼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義渠君朝於魏，犀首

張儀復相秦，害之，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杆，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相印爲約長。

甘茂

甘茂，下蔡人，事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秦武王以爲左丞相，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寡人死不朽。

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也。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而攻之，難矣。昔曾參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疑臣者，非特三人。

臣恐大王之投杼也。昔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今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衍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初，秦攻宜陽，周君謂周累曰：子以爲何如？曰：宜陽必拔也。君

史綱 卷之九
三
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
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曰甘茂羈旅也攻宜陽
而有功則周公旦也無功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羣臣父兄
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耻之臣故曰拔武王竟至周
而卒其弟昭王立向壽公孫衍讒甘茂茂懼奔齊蘇代爲齊
使於秦甘茂曰君聞夫江上貧人之女乎夫江上之處女有
家貧而無燭者與富人女會績富人女欲去之貧人女曰我
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於餘光之照四壁者幸以
賜妾無損子明而益我績何爲去我富家以爲然而留之今
臣困而君方使秦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曰

代請重公於齊遂致使於秦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
居秦累世重矣自殺塞至鬼谷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
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
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終身勿
出秦王曰善卽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潛王
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爲王
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位之上卿而處之秦
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
婚秦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蠡曰寡人
欲相甘茂於秦可乎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知

事君小不知處室以苛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辨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以相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召滑於越而納句章故楚南察瀨湖而野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已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爲王鉅速忘矣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可夫向壽宣太后外族也秦王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破王衣以聽事真大王之相已王相之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復入秦有孫曰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秦始皇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

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因使張唐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曰臣嘗爲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強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七歲而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強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

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絞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死所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文信侯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曰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

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也王不如賫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與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與秦十一秦封甘羅為上卿復以甘茂田宅賜之

白起

白起郿人秦昭王十四年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明年白起為大良造攻魏取城小大六十一二十八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楚王亡去郢東徙陳秦以郢為南郡白起遷為

武安君因取楚巫黔中郡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
卯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四十三
年白起攻韓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
道絕之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
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
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
受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
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廉頗堅壁
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秦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
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趙因使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

服子將乃陰使白起爲上將軍而王齕爲裨將令軍中有敢
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張
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
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
爲二糧道絕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
至秦王賜民爵各一級癸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
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不
能出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之降其卒四十萬人武
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
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

白起所殺
見于傳者

八十萬九
千其餘不
知多少白
起殺星戰
國殺運人
民塗炭千
載而下讀
之尚有餘
恨一死豈
足償乎

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韓趙恐使蘇
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卽圍
邯鄲乎曰然曰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
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趙括之軍
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于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
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欲無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
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
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
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
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

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由是與
應侯有隙四十九年昭王旣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
不可王曰何也武安君曰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
罷卑辭厚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
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今王發軍雖倍於前臣料趙國守
備亦以十倍矣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旣以興師
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乃使
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君入楚破韓魏常以寡擊衆取勝
如神今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何謂而不可武安君曰先時楚
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百姓離心城池不修旣無良臣又無

守備故起得引兵深入。多背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心。掠于郊野。以足軍食。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國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旣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民一心。上下同力。猶句

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齧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擾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何如。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爲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不行雖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可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

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武安君遂稱病篤，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昭王與應侯議曰：「白起之遷，其意怏怏不服，有餘言，乃使使者賜之劍，自殺。」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死，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王翦

雖多殺
秦之良

王翦，頻陽人，少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闕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拔之，盡定趙地爲郡。明年，燕使荊軻爲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秦使翦子王賁擊楚，楚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楚師，秦將李信少年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爲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取楚，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將二十萬南伐楚。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大破楚軍，又攻鄢郢，破

史紀 卷之九
之於是引兵而西楚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楚兵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以甚矣王翦曰夫秦王怛一作粗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

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耶楚聞王翦益兵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堅壁而守之不肯戰楚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問軍中戲乎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楚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大敗楚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楚兵遂敗走秦軍因乘勝畧定楚地城邑虜楚王負芻竟平楚地爲郡縣而子王賁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秦二世時王翦及賁皆已死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或曰離名將也今將強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

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